



漢紀卷之二十

荀悅著

孝宣四第二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時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
爵王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饑之
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爲東郡太
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
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
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犧官錢數十萬吏
掠治急引輿詣望之爲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

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
延壽各令窮竟所考均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
延壽事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馬車
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馬載祭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
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
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鍍鑿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
車弄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劍鉤鐸放效尚方取官錢帛
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均之劾奏延
壽上潛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又誣訴典法
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之

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
義諫燕刺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
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與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
吏乃隍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漓薄延壽
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
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費徇人車馬下埋為物者棄之市道從為
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
刻責豈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
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
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漢紀卷二十一
一
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府門卒當量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父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為天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同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土誠吏民不忍欺也治

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為苛禁匈奴掘衍單于為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為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

一
三
巧與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息足以服
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爲
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
仁義若遂蒙息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
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
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
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
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

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
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
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田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呼遼累單
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楊惲坐然望不道腰
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
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
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
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
觀西關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
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

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為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略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為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心乎乃觀子之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弟安平侯譚謂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以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

何益縣官不定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

隸韓馮翊俱盡力吏

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按事故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施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轅中

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尸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論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罪上不忍絕削爵為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耀齊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

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為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擘泥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康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懊龍裘孤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

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王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霧蟋蟀候秋吟蟬
螭出以隍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斃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闕望而視以
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聽息從祥風邀德與和氣遊太平之青塞
優游之壑得導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耿然絕俗離世哉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
褒對及之頃之拜褒為諫議大夫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
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
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
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正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方能扞拏
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禱上帝位胥曰太
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
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

白如素也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
司按驗脊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為庶人匈奴單于臣道弟
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為等
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冀州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
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內侯是時
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為使者勸
農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
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二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

三斗不勸糶亦如之增減轉為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
不勸糶甚貴則傷民糶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
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
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糶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糶者
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
熟官糶三而舍一中熟官糶二而舍一下熟官糶一而舍一使
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而糶之中饑則發中
熟之所歛而糶之太饑則發太熟之所歛而糶之以相贍補故
雖遭饑饉糶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爲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鈇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左賢王自立爲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筍簋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爲定陶王後徙爲楚王詔曰乃者

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二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十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石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月辛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楊德

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
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
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驚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
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我有先零猖狂侵我
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
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旅師
于京鬼方膏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
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祭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郅支所

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爲聖主
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
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
義讓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
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爲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祿延於無窮此
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替謁稱藩臣而不名賜
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
行就邈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
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遠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

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道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生之禮大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生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

鳳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巳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郟縣獄吏郡決曹掾決獄甚明理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其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

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矣

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白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

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林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且饒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復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爲顯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傲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館決焉乃立梁立易大小夏侯尚書敕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
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
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公卿大夫順民所
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
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
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
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
按之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是歲未
央宮殿輅輦宮中雌雉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

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贊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
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
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
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為盛公孫弘倪寬以
鳴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
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
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

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
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閑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光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
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章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音顯將相則張安
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後世參
其名臣亦其次也

漢紀卷之二十

漢紀卷之二十一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元上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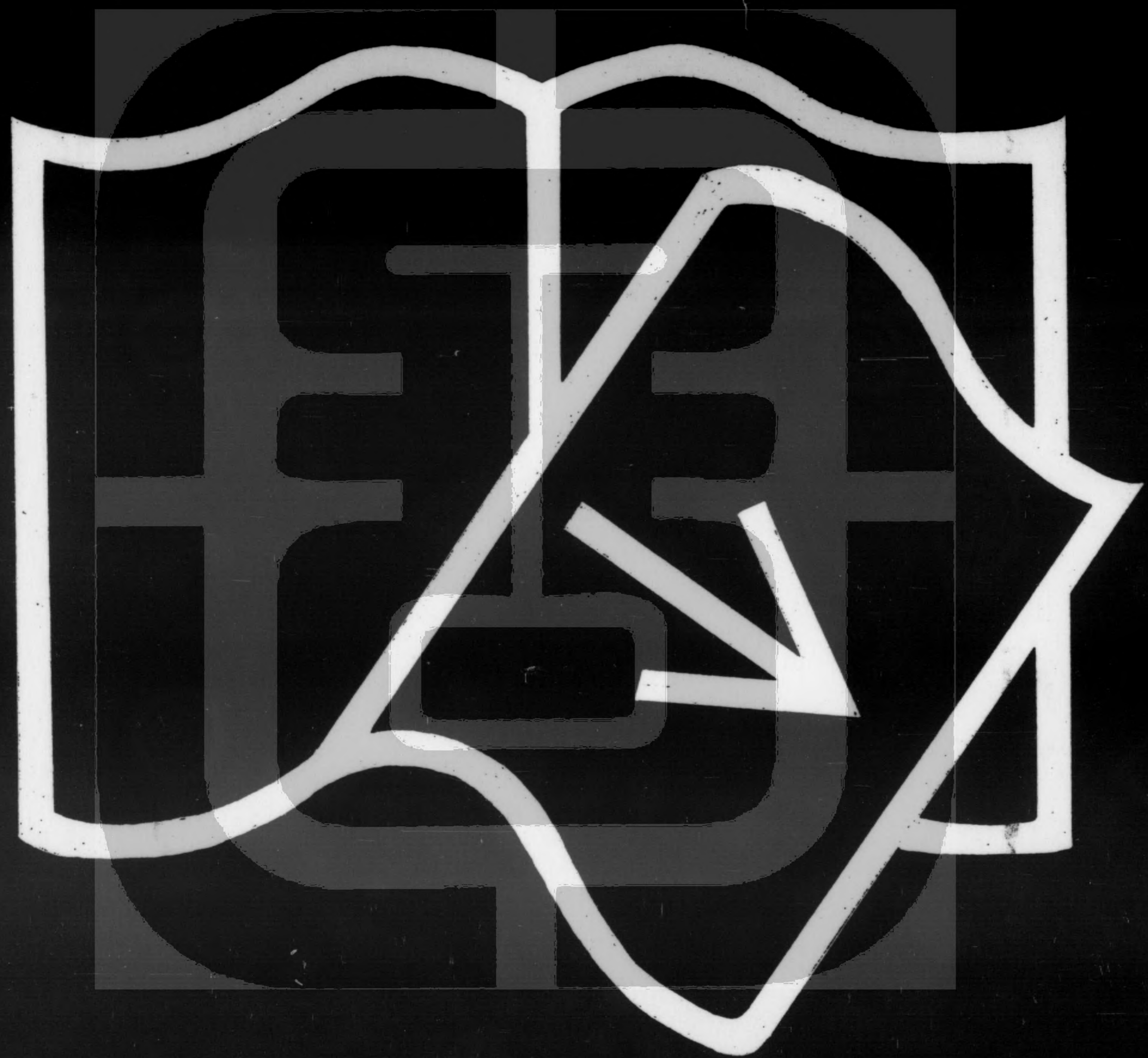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
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即將王舜
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

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為庶人時人謂之王家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捕逐群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隤為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姪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宣帝時入掖庭為家今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合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還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南令以職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

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
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過天道今齊
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
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
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
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
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
度唯陛下大減損興賑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
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

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圃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
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爲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
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萬
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心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
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兩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
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
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室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
淮陂湖園池以代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藉者馬一匹至
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
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



原件短缺

缺4-5頁

官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
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
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立皇弟音為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
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出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
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為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
飲飛外池嚴築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
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
天下當為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論曰賞亂者國家之利

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
食秋七月詔更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
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望之為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
常侍中郎將汲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
請捕之顯棻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
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快快之心則
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
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

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
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
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附手曰吾固疑其
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
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闕內候歲時
常遣使者祀望之家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
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青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
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
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一隨宰之育按劍曰蕭育杜

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而明日會詔召入拜司隸過扶
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
績聞著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唯鷄伏子漸化為雉有冠距
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
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
者恐旣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爲一家世
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發兵相
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
弱水東山刺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
者以爲單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盟

漢紀卷二十一
七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傳謀群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勅四方無來獻當此時

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處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為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鬼於萬里之外廓地秦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入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以往時羗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

之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徃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真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為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幼用後為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從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時京兆尹缺故言及之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勝薛大夫也以易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尹郡

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為奉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
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帛
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
以為王氏將興之像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月行幸
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
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
官北假官田鹽鐵官常平令博士弟子無置負以廣學者省刑
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算口錢今民生子三歲則出

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今兒生七歲去
蔭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算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
者補吏是以國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
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
者貴於官行為大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
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
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賢又有職者輒行其罪無
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郵支單于

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漢紀卷之二十一

漢紀卷之二十二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元中第二十二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于戈縱姿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殯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哲人壅蔽民漸俗薄

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
貧種食吏賜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
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
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
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
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廸橋廣德病賜安車馬免辛亥太傅韋玄
成為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

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
而有行末以選尚焉周堪復為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
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
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
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忿爭之訟周諫文王之德其詩曰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
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麇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

相非然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滄滄此言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且有違謀之不臧則且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謫其詩曰僂僂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熬熬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原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叛而不朝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墜六鷗退飛冬麋者蜚鸛鴒來桑書晦冬無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救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蝻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

更相譖規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周
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必有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群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
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庶庶見喟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
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
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季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既

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
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為朋黨禹稷皋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
何則忠於為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
易曰見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
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
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誠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
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罪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
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
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
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

倭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亦消滅衆
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
然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重周堪而患諸譖無所信
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
祿勲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頓首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爲當誅
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
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
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
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傳朕

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卑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臣每
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
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
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
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
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聞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
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曰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
授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
書示顯顯因位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妬嫉
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

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
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貨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
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作以
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心欲
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遂爲侍中遂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
怒免遂歸卽官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
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曰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
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
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論曰夫
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

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
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
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
質行與其綈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
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
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
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
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
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

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左扶風鄭弘
為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為後世所稱三月壬戌
朔日有蝕之有詔曰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
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
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公卿大夫相與修禮
奉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
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
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士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
也詩云京邑翼翼異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

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
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
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
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
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已之
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
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
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
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

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論曰大赦者權時之且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蹙將爲群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慘群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負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爲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

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為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
為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
並進兵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莎
相摻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為黃龍元初末
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之前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
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雌鷄為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前而
未成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為丞相內史禁為平陽侯婕妤
立為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即丞相內史女之
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 以求光二年禁薨
奉嗣侯為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鷄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
卒成墓之漸矣

三年春西羗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三月立皇太子康為齊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薨七月
壬戌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
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葬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
霧復置鐵官博士弟子官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閼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
在上忠臣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聞於王道夙夜憂
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

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
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未以輔朕之不
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冬十月
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
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
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七人皆曰臣聞
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
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

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
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
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
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逐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
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
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異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
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潁川

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還冬上幸長楊
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
而再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匹親親也
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亡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
成土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為謚而

己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
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
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
帝德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
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
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墮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時
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
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園鬪獸後宮昭

漢紀卷之二十一
儀等皆坐熊逸出園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
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
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
歎而嘉之傳昭儀其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
世之女傳昭儀者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進幸為
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馱地皆祝延之甚寵有
男是為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
號自此始也

漢紀卷之二十二

漢紀卷之二十二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孝元下第二十三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二河
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
皇子興為信都王興母婕妤為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
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大
守京房奔布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
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
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

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危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涌水出道人

當遜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
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
先者非刺高而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趨之也今臣
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
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
去然少隍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分霧氣復起消
息欲正離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還風
盡辛卯而太陽復侵危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隍用事而太陽
為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
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

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為上
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追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
註誤諸侯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
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
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為災變分為六十四
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為御
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太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
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
御史大夫副校尉并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

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戶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父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

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爲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嶺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

靈柩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
居屠五重城塞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而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群臣
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
從之其詩曰驪驪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來
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
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
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
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
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靡獲駿

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
里之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郅支之號
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
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
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
布臣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侯
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
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選父

死不奔喪坐下獄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
湯立功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
世以爲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
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
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知南道與
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
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
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

之以爲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
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
及其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
郵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
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
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
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爭不錄論曰成其
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
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
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

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主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

平皆復脩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諸妻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嬃字昭君為閼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即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

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臣愚猶禁犯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單于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婢奴怨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奈邊侯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坦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後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鄯塞敗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得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

故為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
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
陶王為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
為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干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
匡衡可為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為御史大
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又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
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

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
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朝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
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滿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
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為
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為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
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
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為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論曰自漢興以
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
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
問焉孝文皇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致昇平而刑罰幾措時

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
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
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璨然復
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
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
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
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
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
齊桓公僭管仲以霸任馭立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

情常立於得失之元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
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未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
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
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
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
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
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
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
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
上教化而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

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緩新則先教化安平之
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
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
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
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
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
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
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
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

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周也周禮曰治新
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
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
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
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
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
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率
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
烈

漢紀卷之二十三

漢紀卷之二十三

廿



